



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

扣开历史之门○尽揽经典魅力

三

无名氏◎编著

说唐演义全传

《说唐演义全传》以瓦岗寨群雄的风云际会为重心，铺叙自秦彝托孤、隋文帝平陈统一南北起，到唐李渊削平群雄、太宗登极称帝止的一段故事。不拘泥于史实，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学色彩。



辽海出版社

◇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◇

说唐演义全传

〔清〕鸳鸳渔叟 ◎校订

张羽 ◎校点



辽海出版社

第二十三回

老杨林欲嗣秦叔宝 单雄信暗传绿林箭

诗曰：

王叔杨林足勇谋，饷银失去不停留。

历城知县求良将，叔宝雄名冠九州。

当下叔宝别了众友，回家见了母亲，并不提起这事，只说奉公差出。别了母亲妻子，带了双铜，翻身上马，出得城来，将单雄信与他的天下响马簿子，打开一看，上写道：“长叶林乃尤俊达的地方，许久不做。”心中想道：“他既许久不做，决不是他，一定是少华山王伯当、齐国远、李如珪，前来劫了去。通两个鬼名，待我前去问他便了。”那番拍开坐下黄骠马，径奔少华山而来，



说
唐
演
义
全
传





到得山边，小喽罗看见，报上山来。三人连忙下来迎接，同到山寨，施礼坐下。王伯当道：“小弟自从去年大闹花灯，别后不觉又是一年，近日小弟正欲到单二哥那边去知会，打点前来与令堂老伯母上寿，不料兄长到此，有何见教？”叔宝道：“不要说起，不知那一个，于六月二十二日，在长叶林劫了靠山王饷银一十六万，又通了两个姓名，叫做什么陈达、尤金。杨林着历城县要这两个强人，我只恐是你们到那里去劫了，却假意通这两个鬼名，故此特地前来问一声。”王伯当道：“兄长说哪里话来？我们向来不曾打劫王杠，就是要打劫，登州解来饷银，少不得他要经此山行过的，就在此地打劫，却不省力，何值得走到那里去打劫呢？”李如珪道：“我晓得了，那长叶林是尤俊达的地方，一定是他合了一个新出笼的伙计，打劫了去。那伙计就如上阵一样，通了名姓，那押杠的差官慌忙中听错了。”齐国远道：“是啊，你倒说得不差，一定是他呀。且我辈中，再没有个肯通名道姓的。叔宝兄，你只去问尤俊达便了。”叔宝问明了，即便动身，三人苦留不住，只得齐送下山。叔宝拍开千里马，加鞭径往武南庄上来，到得庄前，只听得钟鼓之声，抬头一看，



见挂榜文上写着：“演四十九日梁王忏。于六月二十一日为始。”想道：“他二十一日在家起经，如何二十二日有工夫去打劫？现今少华山招了他的怪，如今不要进去问他罢。”想了一想，他回马连夜径奔登州而来。及到登州，天色微明，正开城门，一马奔入城来。

原来杨林自从失去这宗饷银，虽着历城县缉拿，却也差下许多公人，四下打听。这日早上，众公人方才出城，只见叔宝气昂昂跑马入城，众公人疑心道：“这人来得古怪，马鞍上面又有两根金装铜，莫非他就是断王杠的响马，也不可知。”大家一齐跟了走来，叔宝到了一所酒店门前，翻身下了马，叫道：“店小二，你这里可有僻静所在吃酒么？”店小二道：“楼上极僻静的。”“既如此，把我的马牵到里边去，不可与人看见。酒肴只管搬上楼来。”店小二便来牵马，到里边去。叔宝取了双铜，上楼坐下，小二牵马进去，出来搬上酒肴，众公差把手招他出来，悄悄的说道：“这个人来得古怪，防他是断王杠的响马，你可上去套他的口风，切不可泄漏。”店小二点头回意，搬酒肴上楼，排在桌上，叫一声：“官人吃酒。”叔宝道：“我有话问你。那长叶林失了王杠，



这里可拿得紧么？”小二道：“拿得十分紧急。”叔宝闻言，脸色一变，将大拇指咬在口中，呆了半晌，叫道：“店小二，你快去拿饭来我吃，吃了要去赶路。”小二应了一声，走下楼来，招招众人，附耳低言说道：“这人一定是断王杠的响马。他对我说：‘失了饷银，这里可拿得紧么？’我回说，正拿得十分紧急，他就脸皮失色，叫我快把饭来与他，吃了要去赶路。”众公人道：“我看这人不是良善的，况且那两条铜，又不离身，我们几个如何拿得住？去报与老大王知道，着将官拿他便了。”当下众人一路如飞，直至王府前，正直杨林在殿理事，即忙通报。杨林即差百十名将官，带了兵丁，飞也似一般来，至酒店门首，把前后门团团住，鸣锣击鼓，齐声呐喊，大叫：“楼上的响马，快快下来受缚，免得爷爷们动手。”叔宝正中心怀，提铜在手，跑下楼来，把双铜一摆，喝道：“今日是我自投罗网，不必你等动手，若动手时，叫你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一双死一双，待我自去见老大王便了。”众将道：“我们不过奉命来拿你，就肯去却与你做什么冤家？快去快去。”

大家拷桡圈围住叔宝，径投王府而来。到了辕



门，众将飞报入去。杨林喝令抓进来。左右一声答应，飞奔出来，拿住叔宝要绑，叔宝喝道：“谁要你们动手，我自进去便了。”那番放下了双铜，一步步走入辕门，上丹墀来。杨林远远望见，赞道：“好一个响马，是条好汉，所以失了王杠。”那叔宝来至殿阶，双膝跪下，叫一声：“老大王在上，济南府历城县马快秦琼叩见大王，愿大王千岁，千岁，千千岁！”杨林闻言，把众将一喝：“有你这班该死的狗官，怎的把一个快手当了响马拿来见孤？”众将被喝，慌忙跪下道：“小将们去拿他的时节，他自己还认是响马，所以拿来的。”当有卢方在侧，跪禀道：“父王啊，果然不是劫饷银的强盗。那劫饷银的强盗，是青面獠牙的形容，十分可怕，不比这人相貌雄伟。”杨林便叫：“秦琼，你为何自认做响马？”秦叔宝道：“这是小人欲见大王，无门可见，故作此耳。”杨林点头，仔细将叔宝一看，面如淡金，三绺长须，飘于脑后，跪在地下，还有八尺来高，果然雄伟。便问道：“秦琼，你多少年纪了，父母可在否，面有黄色，莫非有病么？”叔宝道：“小人父亲秦理，自幼早丧，只有老母在堂，妻子张氏一同三口，小人从无病症，生相是这等面庞，今年二十五岁了。父亲存日，亦当马快。”看官，你道叔宝为何



不说出真面目来？只因昔日杨林兵下江南，在马鸣关枪挑了秦彝，若说出来，岂非性命不保？故此说假话回对。杨林又问道：“你可得什么兵器？”叔宝说：“小人会使枪铜。”杨林道：“如此说，取铜来使与孤家看。”众将忙抬了叔宝的双铜进来放下。叔宝道：“大王在上，小人焉敢无礼。”杨林道：“孤家令你使，不来罪你。”叔宝道：“既蒙大王吩咐，小人不敢推辞。但盔甲乃为将之威严，求大王赐一副盔甲，待小人好演武。”杨林道：“是啊！”吩咐左右：“取孤家的披挂过来。”旗牌一声答应，连忙取与叔宝。杨林道：“这副盔甲，原不是孤家的，向日孤家兵下江南，在马鸣关杀一名贼将，叫做秦彝，就得他这副盔甲，有一枝虎头金枪，孤家爱他这副盔甲，乃赤金打成的，十分细巧，故此留下。今日就赏了你罢。”叔宝闻言，心中凄惨，不敢高叫，谢了一声，立起身来。杨林吩咐左右与秦琼披挂起来，果然又换了一个人物，满身上下犹如金子打成一般，像一座金宝塔，正是：

凛凛威风貌若神，英雄气概实超群。

今朝旧物归原主，始信循环报应分。



叔宝提铜在手，摆动犹如金龙戏水，一似赤帝施威，起初时还是人铜分明，到后来只见金光万道，呼呼的风响逼人寒，闪闪的金光眩耳目。这回铜使将起来，把个杨林欢喜得手舞足蹈，众将看得目乱眼花，人人喝采，个个称扬。不一时，把五十六路铜法使完了，跪下道：“禀大王，铜法使完了。”杨林大喜道：“你还会使什么兵器？”秦叔宝道：“小人还会使枪。”杨林道：“妙啊！孤家最喜的枪，只因如今年老，改使了囚龙棒，不用了枪。”叫旗牌抬过虎头蘸金枪来，两名旗牌登时把八十二斤虎头枪扛将过来。叔宝一手接过，把柄上一看，上写“伏虏将军秦彝置”七个字。叔宝明知父亲之物，不敢明言，眼泪打从肚内落了下去。只得将身体一摇，双手一抡，要的一枪，使将起来。杨林一见，说声：“住着，这是罗家枪，你为何晓得使？”叔宝说：“小人前年在潞州受了官司，发配燕山，见罗元帅在教场演枪，小人因此偷学他的枪法，故此会使。”杨林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快使起来。”叔宝道声：“晓得。”就把那十八门、三十六路、六十四枪尽行使出。单少了一路回马枪，此乃是罗成传受之时，被他瞒过这一枪，因此不全。

杨林见了叔宝这样人才，又有如此本事，心中



大喜，把枪也赐了叔宝。说道：“孤家年过六旬之上，尚无子息，虽有十二太保过继为子，他们的本事，哪里如得你来，如今孤家欲过继你为十三太保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叔宝心中一想：“他是我杀父仇人，不共戴天，如何反拜他为父？”忙推却道：“小人一介庸夫，焉敢承当太保之列，决难从命。”杨林闻言，二目圆睁，喝道：“胡说！孤家继你为子，有何辱没于你，擅敢将言推托。如若不从，左右看刀。”叔宝连忙说道：“小人焉敢推托，只因老母在堂，放心不下。若大王依得小人一件，即便允从。如若不允，敢愿一刀，决难从命。”杨林道：“你说来，是哪一件？”叔宝道：“待小人回转山东，见了母亲，收拾家中，乞限一月，同了老母前来便了。”杨林道：“这是王儿的孝道，孤家岂不可依。”叔宝无奈，只得拜了八拜，叫声：“父王啊，儿臣还有一句话，要求父王依允。”杨林道：“王儿有何话说？”叔宝道：“就是失饷银一事，要求父王宽限，令那些官儿慢慢访拿。”杨林道：“孤家只待限满之日，将这些狗官，一个个拿来重处。既是王儿说了，看王儿面上，中军官！发令箭下去，吩咐大小官儿，慢慢拿缉便了。”当下吩咐十二太保、大小众将，送秦琼出城。叔宝拜辞了杨林，上马便行。



十二太保、大小将官，送出登州城，然后各自回来。叔宝回转济南，坐在家中，也不去做旗牌，也不去当马快，是一个爵主爷爷了。哪个官儿还敢去叫他？迅速光阴，不觉看看一月已过，杨林不见叔宝到来，心中焦躁，依先发下令箭，催拿这两个响马。薛亮却吩咐差官，到历城县，着县官依先叫秦琼拿贼。徐有德这次却变了脸，到三六九没有响马，从重比责。叔宝却受了若干的板子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且说少华山王伯当，对齐国远、李如珪道：“这叔宝母亲九月十五日，是七旬寿旦将近，要往潞州知会单二哥，招各处好友们前来拜寿。你二人消停几天动身，山东相会便了。”二人应允。王伯当即便动身别了二人，下山径投山西潞州府二贤庄而来。不一日，到了二贤庄，单雄信闻报，连忙出迎。入庄礼毕坐下。雄信道：“多时不见我兄，甚风吹得到此？”伯当道：“九月十五日，乃叔宝兄令堂老伯母寿诞，小弟特来知会吾兄前去祝寿。”雄信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小弟却一些也不知道，如今事不宜迟，速即通知各处弟兄，好来恭祝。”说罢，即忙取出绿林中号箭，差数十个家丁，分头知会众人，限于九月十四日，在济南府东门会齐。如有一个不到，必行



重罚。一面吩咐打点金八仙，择日自同王伯当往山东进发。

且说各处好汉得了单雄信的号箭，各自动身不表。单讲河北冀州燕山靖边侯罗元帅，一日退堂进来，只见秦夫人说道：“妾身有句说话，不知相公肯允否？”罗公道：“夫人之言，下官焉敢不听？”夫人道：“九月念三，乃家嫂的寿诞，我已备下寿礼，今欲叫孩儿前去认认舅母，望望表兄，不知相公意欲若何？”罗公道：“这是正理，明日下官差孩儿前去拜寿便了。”夫人闻言大喜。这信一传出来，早有外边中军张公瑾、史大奈、白显道、尉迟南、尉迟北、南延平、北延道七人，皆要去拜寿，都来相求公子点拨同行。罗成依允道：“容易。”就在父亲面前，点了他七人随往。一到次日，罗成辞别母亲，收拾盔甲兵器，带了七人，投济南而来。列位，你道出路的为什么要顶盔贯甲起来？只因炀帝登极之后，天下大荒，盗贼遍处成群，河东山陕之间，白日杀人放火，所以出路的俱许带盔甲兵器，以防不测。

再说山西太原府柴绍，稟知唐公，要往济南与叔宝母亲上寿。唐公道：“去年你在承福寺遇见恩公，及至我差人去接他时，他已回济南去了。

至今未曾报答他大恩，为此心中快快不快，如今他母亲大寿，你正当前去。”即备黄金一千两，白银一万，差官同柴绍往济南来。只因这班人一来，正是：

天罡地煞同相聚，世乱兵荒逐渐生。

不说柴绍在路。且说少华山齐国远、李如珪两个计议道：“我们要去济南上寿，山寨缺少钱粮，将甚礼物为贺？”李如珪道：“去春闹花灯时，我抢一盏珠灯在此，可为贺礼。再问单雄信二哥借些银子便了。”二人即忙收拾珠灯，带了两个小喽罗下山而来。近山东地界，远远的罗成等八人来了。齐国远不认得罗成，说道：“妙啊，这班人行李沉重，财物必多，何不打劫了他，强如到单二哥处借寿礼。”算计已定，便拍马抡刀，大叫道：“来的留下买路钱去！”罗成一见，笑道：“可见当今无道，官塘大路，青天白日，都有响马了。”便令张公瑾等退后，自己一马当先，大喝一声：“响马，你要怎的？”只这一声，犹如牙缝内进出春雷，舌尖上响起霹雳，齐国远吃了一惊，喝一声：“爷爷要你的财物，快快送来，免我动手。”罗成道：“你要我的财物，只消问





我一个朋友，他若肯时，就送与你。”齐国远道：“你那朋友是那一个？”罗成道：“是俺手中这杆枪。”齐国远大怒，双手抡动金背斧，劈头便砍，罗成把枪一举，当的一响，拦开斧头，顺手拾起银花铜，耍的一下，齐国远叫声：“不好！”把头一低，正中颈上，大叫一声，回马便走。李如珪道：“大哥退后，我来也！”说罢，手摇两根狼牙棒，拍马来迎，罗成叫声：“来得好。”顺手便一枪，逼开狼牙棒，耍的也是一铜，正中在臂，如珪负痛，回马便走。两个小喽罗抛弃珠灯，也走了。罗成叫史大奈取了珠灯，笑道：“这两个毛贼，正是偷鸡不着，反折了一把米。”按下不表。

且说齐李二人败下来，一个强了头颈，好似杀不倒的鸡儿，一个挂落了手，犹如半板疯，互相埋怨财物劫不着，反失了珠灯。如今却将何物前去上寿？正言之间，只见西边转出一队人来，却是单雄信、王伯当，后边跟了些家将。齐国远道：“好了，救星到了。”二人忙迎上来。雄信忙与伯当问道：“你二人为何如此形景？”二人细言其故，单雄信大怒，带了众人，一齐赶来。罗成听见人喊马嘶，明晓得是方才败下去的响马，纠合同伙追来。叫众人住马候着，看看相近，国远道：“就是这个小

贼种。”单雄信一马当先，大喝一声：“驴囚入的，罗子入你的怪囚娘，快快还我的珠灯便罢。”正是：

英雄聚位山东地，地煞天罡各自强。

毕竟不知怎生模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

第二十四回

秦叔宝劈板烧批 贾柳店刺血为盟

诗曰：

总自交情忆昔年，两家母子各辛艰。

别来数载常怀念，及至相逢不识颜。

当下雄信怒喝：“若不还灯，照罗子的家伙罢。”罗成大怒，正欲出马提枪相杀。后面张公谨认得是雄信，连忙上前叫道：“公子不可动手，单二哥也不必发怒。”二人听得，便住了手。公谨告知罗成，这人就是秦大哥所说的恩人单雄信。罗成听说，便与雄信下马相见毕，与齐国远、李如珪赔了罪。取金枪药与二人搽好，疼痛即止。大家各叙过了礼，都说往济南拜寿，合做一处同行，

不表。

且说武南尤俊达得了雄信的令箭，见寿期已近，吩咐家将打点贺礼，要赶十四日赴约，十五日拜寿。程咬金看见，便问道：“你去拜谁的寿？”俊达道：“去拜一个朋友的母亲。”咬金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也去走遭。”俊达道：“我与他至友，所以要去，你却与他从来不熟，如何去得？”咬金道：“你且说这人姓甚名谁？”俊达道：“这人乃山东第一条好汉，天下哪一个不知道的？他叫‘小孟尝’、‘赛专诸’，姓秦名琼，双字叔宝。你却何曾与他熟识。”咬金闻言，跳起身来，拍手大笑道：“这人是从小相知，如何不熟？我还是他的恩人哩。”俊达道：“怎见得你是他的恩人？”咬金道：“他父亲叫秦彝，乃陈后主驾前大将，官拜伏虏将军，镇守武昌，被杨林杀了，他那时年方三岁，乳名太平郎，母子二人，与我母子同居数载，不时照顾他，后来各自分散，虽然多年不会，难道就不是恩人了？”俊达道：“原来有这段缘故，去便同你去，只是你我心上之事，酒后切不可露。”咬金道：“不要婆文，我是晓得。”二人收拾礼物，各带兵器，领了四个家将，出门上马，望济南而行。

那咬金许久不曾骑马出簪，在路上好不躁皮，

